

黑妮种棉

馮金堂 著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說明

這本書中有五個短篇小說，都是河南農民作者馮金堂同志寫的。

“黑妮種棉”描寫黑妮勇敢地接受新的棉花密植經驗后，遭到她婆婆的阻難；婆婆本就嫌她不坐在家裏紡花織布，只知道同互助組往地裏跑，同時棉苗由於糞肥不足而發生萎黃現象，村中一部分羣衆對密植紛紛譏諷，婆婆就更加反對黑妮了。但是黑妮和互助組並沒動搖，積極設法挽救了棉苗，獲得半產。在事實面前，婆婆認識到參加地裏勞動比在家紡織好，對黑妮的態度也隨着好轉了；並且把收入的棉花全部賣給國家。其他各篇，“軋花”、“互借”、“咱不能那樣想”、“鋼要用在刀刃上”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農民集體主義思想的成長。

書號：0736

黑妮種棉

著者：馮金堂

插畫者：張平良 楊先讓

出版者：通俗讀物出版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號

（北京香餅胡同73號）

印刷者：外文印刷廠

（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）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數：30千字

印張：1 3/4

定價：（4）一角五分

印數：1—40,000

1956年3月第一版

195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黑妮种棉.....	2
軋花.....	18
互借.....	29
咱不能那样想.....	39
鋼要用在刀刃上.....	48

黑妮种棉

李家莊有个李大娘，老夫妻俩，一个闺女，两个兒子，娶了兩房媳妇。大媳妇是解放前娶的，是李大娘的侄女，名叫娟娟，自幼学会紡花織布，針綫活是把好手，过門後虽是媳妇，李大娘像待闺女一样，常对人誇獎媳妇是个好样的。二媳妇是土改後二兒滿倉自由找的对象，名叫黑妮。黑妮自幼沒娘，跟着爹在地裏幹活，紡花織布是压根沒学过，針綫活也不大通。李大娘听說滿倉和黑妮恋爱，就不願意，可是滿倉与黑妮，土改時在一起工作，後來又都入了团，兩人感情很好，李大娘虽不高兴，也沒法阻攔。

黑妮和滿倉結婚才半月，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就展開了，滿倉在支部会上報了名，黑妮起先不願，一想自己是个团员，保家衛國不能落人後，於是放下包袱鼓勵滿倉参加了志願軍。

滿倉走後，黑妮帮助公公哥哥在地裏勞動，無論啥活都能頂个男子幹，公公哥哥非常喜欢她。可是李大娘只看到大媳妇紡的一籃一籃的綫穗和織的一捲一捲的布，看不見黑妮生產的东西在哪放着，本來对黑妮就有點不如意，現在更偏心了，不断背着黑妮給娟娟點錢和常用东西，並囑咐閨女秀

真給大嫂抱孩子，跟大嫂學紡花織布。秀真覺着紡花彆扭人，坐到那兒死板板的，整天不能動，像抽筋樣紡點綫，沒到地裏幹活痛快，所以不管她媽咋說，總是跟二嫂黑妮下地。李大娘嚷着：“小鰲妮，不給你大嫂抱孩子，總穿不成花鞋。閨女家不學紡花織布，老往地裏跑，大了找個婆……”秀真截住說：“不給我做正好，我就煩那花紅柳綠的。”說罷兩個小辮一甩就跑了。滿倉一走，秀真和黑妮乾脆睡在一起。滿倉從朝鮮來信叫黑妮參加夜校學文化，秀真也跟着去，姑嫂倆白天下地生產，夜晚學習，吃着飯也用筷子劃字。李大娘心裏越加不喜歡黑妮，但是這是兒子來信叫學習的，又加妇联主任親自來說過，不敢不叫去，只得比鷄子罵狗譏諷黑妮，黑妮只當沒聽見，不臉紅，不使性子，還是媽長媽短叫得親熱。但是她心裏也不是味，不斷暗地掉淚，她傷心並不為婆母待她不好，也不為想念愛人，而是想着自己在地裏生產上沒做出顯明成績，不能改變婆母的舊腦筋，恨自己無能。秀真看見二嫂不痛快，以為是想念二哥，就安慰她，跟她說笑話，姑嫂倆越來感情越厚了。

李大娘見黑妮秀真兩人總不提紡花織布這回事，心裏老不是味。說黑妮吧，左鄰右舍都在講黑妮能幹，脾氣柔和，是個好媳婦，怕大家批評自己，落個不懂事婆子的壞名；說秀真吧，是自幼嬌慣大的，又不聽話。想來想去，就背地对秀真爹說：“孩子不在家，媳婦黑更半夜不睡，在外邊瘋牛野馬，是啥樣子，連秀真也跟着學，我看將來……”秀真爹

打斷話頭說：“學文化是正事，是毛主席号召的，全村婦女去的多哩，又不是只她倆！”李大娘把嘴一撇：“你說得倒好，毛主席号召叫增產，她咋不執行哩！花吧，沒搖過紡花車，布吧，沒上過織布機，看看多增產！要不是大媳婦能織能紡，一家人都別想穿這樣舒適，穿不了的布還拿集上賣錢。誰增產誰不增產，這不都是明擺哩，黑妮進咱家幹的哈！”秀真爹哼了一聲，說：“滿倉不在家，不是二媳婦地裏幫忙，咱那地能種這樣好？她在地裏弄好做做，就比紡花織布值得多。你和大媳婦除了割麥摘花到地裏一下，別的活沒管過，二媳婦成天在地裏幹，沒嫌累過，回來還要做飯，不煩不厭還不攀人，村裏誰不誇她，自己看不出好歹，說你偏心，還說屈你！”李大娘本來想表表大媳婦的功，叫老头說說黑妮秀真，沒想到老头反過來說自己一頓，心裏更窩火說：“她在地裏幹活受累是自己找的，孩子參軍走後，村裏不是說要來給咱代耕嗎，我還沒吭聲，她先截住不叫，你和滿堂也推辭，這怨誰？她下地受累啦，可沒見多打的糧食在哪放着，要是地叫人家代耕了，她也紡花織布，俺娘兒幾個，就光弄這，賺的錢足夠咱家開銷。”老漢嘆口氣說：“現在不比從前，還叫你指望紡花賣布過營生哩。”老婆接着說：“別管咋，只要能生息就行。再說得好，莊稼活總不是女人的事。一個女人紡花織布不會，就算大缺角，像秀真現在啥都不學，光跟她二嫂下地，以後尋婆家總是不好找。”老头冷笑道：“那你就別管啦，有個金鏵頭不愁槐木

把，有閨女不愁沒婆家。”李大娘氣忿忿說：“你不讓我管也行，今後我把活給她們分開，各人分點花，誰有本事誰穿。不紡織，那她就穿不成。”從此，李大娘就把家裏活分開了。

俗語說：“窮種瓜，富種花。”李大娘家解放前地少種不上花，為到地主地裏拾花，也不知籃子叫地主奪過多少回，受過地主多少辱罵，所以一分到地，年年都要多種二畝棉花，一來紡着方便，二來還能賣錢。李大娘和大媳婦娟娟，天天也叫棉花綫子纏住手，別的活都顧不上了。滿堂有時看過去，說說娟娟，娟娟小性不受話，李大娘見了就嚷兒子：“滿堂，不是她紡花織布，你穿啥？別不知好歹，跟着你爹胡言亂語。”滿堂听了，虽不服氣也不敢多批評娟娟。

李大娘把棉花分給黑妮，黑妮就賣給供銷合作社，扯布穿，錢不夠了向娘家爹要點添添。為着要改變婆婆只重視紡花織布，不重視地裏生產的老思想，立志要作出成績來，叫婆婆知道那好那坏。

村裏組織互助組時，黑妮先動員了公公哥哥，与另外七家組織在一塊，推選王成當組長，黑妮当了婦女組長。

李大娘一見幾家攔一塊幹活，自己的土地和人家差不多，人家都是一兩個婦女下地，她就有一种對份思想，覺着下地有黑妮、秀真就夠了，夏天寧叫大媳婦去拾麥，也不肯叫去互助組參加收割；秋天除了摘自己的棉花幫點忙，別的地裏活也都說不上。八家合夥幹了一年，合算着比單幹強得多，為着提高生產，大家一研究，就實行評工記分。滿堂劝

李大娘說：“娘，組裏記分了，誰家工分多，將來分糧食多，你和娟娟也下地吧！”李大娘想着指望工分，不定能弄三核桃兩棗，把紡花織布耽誤了才不值哩，便說：“俺娘倆紡花織布，也沒少賺錢，去年光織賣布，就賺了二十多万元（註），咱倒換這驢子時差二十萬不夠，不是俺賺那錢拿啥添？就是信用社貸款也得出利呀；再說咱家參加勞動的人，也不少了，照現在打裏打外都有人，就不錯了，說啥也不能丟掉紡花織布。”李大娘說完，瞪了滿堂一眼，意思是不叫他管。

一個下暴雨的晚上，組裏開會討論種棉計劃，組長王成說：“這場雨，萬金難買，棉花該下種啦。咱組裏棉花今年到底咋種法，上次開會沒研究徹底，今天晚上大家討論討論，好動手播種。”秋香把頭髮往後一攏笑着說：“組長，我還是同意黑妮姐上回的說法，實行密植，照農場那樣種。在咱莊做個帶頭試驗，我是相信能丰收的，你還有啥顧慮？”王成說：“黑妮的意見，我不光贊成，還有千倍信心，不過恐怕還有人有顧慮。”李大伯咳嗽一聲說：“棉花密植都別顧慮，我看準中，誰要沒信心，叫他去農場看看，組裏要通不過，先把俺那五畝棉花地作試驗。”王成說：“李大伯，你的意見很好，不過誰有疑慮，討論討論也好。”組長話沒落地，組員一片聲說：“農場種的棉花咱都見過，咱也照着種吧。”王成看着大家都很有決心，就對黑妮說：“棉花密植都

（註）本文及本書所說貨幣單位，都是指舊幣。

同意啦，你帶領婦女修理棉花吧。”黑妮笑道：“去年我和秋香去農場幫過忙，整枝打杈都學過，修理棉花包給俺婦女好啦！”秋香尖着嗓子說：“好是好，可別叫李大娘知道，她知道了又該罵咱啦！”秀真正為棉花密植高興，忽聽秋香說這話，辮子往後一甩說：“不要怕那，她管不了，她要說啥，你都站一邊，我一人給她說。她是老腦筋，不認路！”黑妮聽秀真說話老是那個勁，沒老沒少的，不等她說完趕緊說：“秀真，咱沒做出成績來，叫媽咋信，今年咱好好把花修理修理，作出個樣子，媽就沒啥說啦。我也不主張眼下叫媽知道，反正媽和大嫂只顧紡綫織布，不參加地裏生產，摘花時再對她說比和她抬槓強得多。”王成點頭道：“黑妮說得對，就這樣吧。”說着大家就散了。

播種以後，棉花苗出土了。棵子肥頭頭的，葉兒有銅元大小，一行一行的像墨綫一樣整齊。黑妮領着女組員們割了一遍草，接着就間苗，四指遠一棵，擺得勻勻適適。不會想棉花剛間罷苗，生了蚜蟲，組裏雖有噴霧器，但苗太小，蚜蟲又在葉下面用不上。黑妮發動女組員採用報紙上介紹的經驗，用蕨做成小刷子，把棉油皂、雞蛋清合成水，用刷子往棉苗上刷，雖然遲慢終於得到成績，不幾天組裏棉苗上的蚜蟲都治下去了。

王成組實行棉花密植，村裏人都鬧閨開了，有的說：“王成組裏的花棵好是好，就是太稠，恐怕將來難摘花。”有的說：“即令結桃，也難有好花，蒜瓣不少弄。”有的說：

“淨学些洋法，人家農場是用机器种，上洋糞，咱老百姓哪能比人家；再說黑妮是个妇女，懂得啥？王成把这些棉花交給一班妇女，怕要把地活活糟蹋了。”这些話傳到李大娘耳裏，她坐不住了，一心要到花地看个究竟。

太陽火辣辣的晒得人有些困乏，可是千里風一刮，却很舒服。地裏东一羣西一羣，南一片北一片的男男女女，有的鋤穀，有的鋤高粱，有的鋤棉花。四下裏歌声不断。也有用口哨吹弦子調的，也有唱梆子的，真是熱鬧快活。黑妮領着妇女們給棉花脫褲腿子。这天她戴一頂雪白草帽，穿一件玉白衫子，黑洋布褲子，兩個褲腿捲到膝盖，光脚丫子，弯着腰，兩隻手又輕又快地把廢杈正去，就不見她直腰。

“嘿嘿，”秀真笑着叫，“二嫂看你像个老鼠，連头也不抬，心裏想的啥？俺二哥上次來信，不是說明年要復員回來嗎？他一回來，你就不要我了，小兩口……”“死妮子！”黑妮趕緊截住話头，笑着說：“你再說，我打你的嘴。惱了把你和天宝的事对咱媽說說，叫你耳朵根發發熱。”“嘿嘿！你快去說，媽知道了，也不过給她吵幾句，我一輩子的事，可不能叫她当家。我不能像秋香姐样，她姨給她介紹一个对象，叫媽去相，嗨！还封建哩！”秋香臉一紅道：“誰像你那厚臉皮，一見天宝就攆着說話。前天他上農場，你攆到村西头，都呱啦的啥呀？”“呱啦的啥？”秀真直起腰來往四外一瞅，隨又弯下腰說：“你想学一套哇，我教給你，啥時候見了你爱人，也和他說說……”秀真惹得秋香、玉

蘭、銀花、黑妮……都笑得喘不過氣來。正幹得有勁，說得熱鬧，忽听有人高声嚷道：“沒吃过猪肉，還沒見過猪走。”大家一听是李大娘的聲音，秋香抬頭一看，低聲說：“老皇曆來啦！”又惹得幾個人嘻嘻哈哈笑了一陣。秀真聽見媽在地那头，又是罵大哥，又是怨爹爹，嚷着他們不理正事，靠幾個黃毛妮子能種啥莊稼。她要去和媽分辯，黑妮再三攔擋說：“媽的性情你還不摸，她是怕糟蹋地，她沒見過這樣種法，隨她吵吧，等咱做出成績來，她就沒啥說了。”

李大娘氣呼呼走到黑妮跟前，狠狠地說：“當個婦女紡花織布是正活，地裏要真顧不過來了幫點忙也中，可這不是常事，就你出格，偏好來地裏野。做莊稼活吧，又不安生，



還要什麼猴法，把棉花給我種成這個樣！”李大娘臉氣得鐵青，說着話嘴唇直打哆嗦。秋香想笑，又不敢笑，只得捂住嘴硬憋住。秀真聽不下去了，說：“走你的吧！誰叫你來地裏瞎吵吵！不用你管，俺種棉花總結不了蒜。這是新技術，你知道啥！”“小鶯妮，你還說哩，看看誰家像咱這樣種，一棵挨一棵的。毛主席分給地，是叫增產哩，你把地糟蹋了，我就不答應！”秀真頂上去說：“地也有俺的份，你攤多少撥給你！”黑妮攔住道：“秀真，叫媽說兩句吧！”一面說一面把秀真拉一邊。李大娘氣沒頭出，彎腰就拔花棵，可是剛拔三、四棵，拔不下去了，看看都是綠油油的一棵大似一棵，也不知留哪一棵好，於是她站起來摔打着手裏的棉棵說：“這能像是種莊稼，這不是胡鬧嗎！”又高一聲，低一聲嚷開了。黑妮叫大家坐下休息，把頭一低任憑婆母咋說，就不言語。她知道婆母的脾氣，你要頂她，她就越橫。

李大娘吵了一陣，見她們坐在地下，有的拿着報紙看報，有的用鋼筆在小本子上畫，沒人答她的腔，正要回去，忽見王成走來，便又扯開嗓子嚷：“王成，這是你當組長領着種的莊稼，我從記事就沒見過棉花這樣稠，拿好地鬧着玩，你還是莊稼行手哩？趁早對她們說說該留多遠一棵，趕快去苗，現在還不耽誤。”王成是在她們南邊鋤高粱，聽見李大娘嚷才過來的。他笑着聽李大娘說完了，才慢聲慢氣說：“大娘，先別氣，坐下歇歇嘛。”李大娘聽王成組長沒說自己不對，瞅了黑妮一眼坐下了。因見黑妮褲腿捲多高，

鞋也沒穿，“咳”了一聲說：“歪嘴和尚不會念啥好經。除了會瘋，看看像個女人不像？我算把香燒到佛爺背後啦，厭煩啥就遇見啥，俺家幾輩子也沒這號人，現在成了說嘴打嘴啦。”王成不慌不忙接住說：“大娘，解放前你記事時起，你見過地主家的地分給咱窮人過沒有？”李大娘說：“沒有！從前沒有共產黨領導嘛。”王成接着說：“大娘，棉花密植也是共產黨領導的。”李大娘一聽，王成還是贊成黑妮的作法，隨接口道：“你說這種法對，咱村有幾家這樣種的？”“只咱這一組。”王成吸了一口煙說。“趁早別出洋相啦！”李大娘把嘴一撇，“去年咱沒這樣種，不是也比從前摘花多，沙子地一畝摘一百五十斤還不夠咱的，胡翻騰啥？想叫我像解放前那樣紡花織布也買花呀，那可辦不到！咱組裏誰家想這樣種就這樣種，俺這棉花，可得快把苗剔去些，像去年留那樣稀稠就中。”王成組長猜透李大娘的心思，說：“大娘，你信我的話不？”“你又沒哄過我，咋不信你的話！”王成一本正經說：“大娘，你怕棉花種不好，沒有花紡，放心吧，去年你紡了多少斤，今年還叫你紡多少斤，一斤也不叫你去買，你看咋樣？”李大娘吸了吸嘴說：“不收了，我也不能去訛你，到時候怕落一車花柴。”“那你就不要憂慮啦，到時候有我負責給你稱花。你歇歇回去吧，俺再研究研究。”李大娘也不好意思再往下說，就氣着走了，王成也去鋤地了。

秋香見李大娘走遠了，大笑起來，說：“黑妮姐，俺大

娘那样子你怕不？要是我，天天都得哭幾回。”說着就学李大娘才來時看着黑妮那个兇勁，惹得幾个人都笑得前仰後合。黑妮笑道：“老年人嘛，就是保守，她說叫她說，咱幹咱的，幹出成績，怕她还說咱是歪嘴和尚不会念啥好經呢！”秀真說：“对！努努力，好好幹咱的。”秋香說：“別慌！你和天宝的事還沒完哩！”大家笑着喊：“欢迎秀真書接上回。”

李大娘自从去棉花地回來，看見黑妮就摔碟子扔碗，指桑罵槐，黑妮一声不吭，早晨起來不管露水大小都到地裏整枝打杈。她領着妇女把棉棵修理得整整齐齐，每棵都是八、九个拖枝，像老鷹翅膀样四下分展。正該坐桃的時候，棉棵突然变黃了，大家一研究，断定是糞力不足。黑妮和王成主張再上一次硫酸銨，組裏同意了，黑妮就去供銷社買。

太陽比火还熱，人坐在樹下不動，汗也直往下流。黑妮領着妇女在棉花地，挨着棉棵挖坑坑，把硫酸銨撒到坑裏，然後把土封平，个个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，擦汗的手巾能攥下水來。她們好像不知道熱，歇晌時，稍微在樹下坐一坐，就又到地裏去了。

村裏又傳起了雜言雜語，有的說：“王成組裏的棉花出病啦！棵虽長起了，可是發黃啦。”有的說：“地就这些勁，長这不長那，過後难結桃。”李大娘听說，更加惱恨黑妮，埋怨李老漢和大兒子滿堂。就对老漢說：“你爺倆沒一个理事的……唉，反正我是不管，組長許过我，棉花不好

了，他給我弄紡的。你看黑妮这样胡來，要是种一季不收了，指望啥？一步赶不上，步步赶不上，有难叫你作。我看是这二年富餘也要完了。……現在又弄啥洋糞哩，花錢不少，中啥用？这一篇就叫黑妮撐你到正陽關啦。”李大伯起先对密植沒疑惑，但花棵一發黃，也想着許是棵稠的毛病，心裏正煩悶，一听李大娘抱怨，就頂她說：“你有花紡，那你就別管。”李大娘摇摇头說：“不叫我管，正对，看你能領个啥样，往後我有點气留着暖肚子哩。”从此李大娘只生暗气，再不和老漢說啥了。

硫酸銨上地見效快，澆了一水，接着又下一場透雨，六七天工夫棉苗顏色变過來了，黑妮又領着妇女把拖枝上的棉桃从上到下整理一遍，天天在地裏忙。沒遲多少天，棉花棵上長滿了雞蛋样的棉桃，風吹日晒，漸漸崩開嘴兒，迎着太陽好像發笑。黑妮她們又把边杈細細緻緻打了一遍，棉棵上的老桃開成白花樹了。

有句莊稼話：“七月十五踇花棵。”今年离七月十五还有四、五天，花朵已經開了滿地。李大伯見了，捋着鬍子对李大娘說：“你啥事都老鴿不等桑葚黑，整天怕棉花不收，这下你有本事尽狠紡吧！你不知咱那棉花長多排場。”李大伯正要誇耀棉花咋好，李大娘把嘴撇得柿花样：“別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啦！誰还不知誰一頓喝幾碗湯！”“你不信？”李大伯从懷裏掏出幾朵鵝蛋样的花說，“看，这能是吹的！”李大娘接過來正要說啥，滿堂从背後走來說：

“娘，今年咱这花得住勁啦！虧是黑妮有决心，領着幹的好，將來一畝要超过去年二畝地摘花。”黑妮剛把水担放下，聽見滿堂說是她領導的成績，笑吟吟接上說：“这是共產党領導得好，有了先進方法，往各处推廣，我有啥功？不过是女組員肯幹，想做出个样子，叫大家明年都照这样种。”滿堂點點頭道：“明年靠住都会照这样种。”李大娘听他們都說棉花不錯，就想下地看看。

李大娘一到地裏，見花開得鵝蛋样，向下搭拉着，弯腰摘了一朵五籽棉，雪团似的一大把，不格吱就笑了。心想这些人真怪，花開到这种样子还不說摘，还等个啥？如果誰要偷一会就是一大籃。想着把布衫襟一拉，不大工夫摘了滿滿一抱。她回家对李大伯說：“棉花開成那样啦！咋还不叫摘，要叫人家偷了，多可惜。”李大伯不慌不忙說：“紡你的綫唄，你問那幹啥！”李大娘不耐煩道：“看你說这是啥



話，莊稼再好，收不到家，總不算數，摘着了，我和他大嫂都去，不是快些！”李大伯道：“那不耽誤了紡綫？你……”剛說到這裏，黑妮从地裏回來問道：

“媽，組長說咱的棉花明天摘頭遍，問問你和大嫂有空沒有？有空了也幫幫手，快點摘回來。”李大娘順順當當說了一個“中”，這是她第一次和顏悅色對黑妮說話。

娟娟下地摘花了，組裏把小孩交給李大娘照看。娟娟只因在家織布紡花不常做地裏活，摘着花，兩條腿發硬，腰也彎得酸疼，渾身都不是味。她們一人摘住一行，娟娟趕不上別人，眼看秀真、秋香等說着笑着摘過去多遠了，娟娟急得汗珠直往下落。黑妮見嫂嫂這樣，知道她心裏難過，本來摘得離她遠了，又拐回來接嫂嫂，幫助她趕上大家，說幾句笑話，才到自己原來那一行摘。娟娟看看黑妮，嘴唇動了動，想說什麼沒有說出來，眼珠一滾，滴下淚花，怕別人瞧見，連忙低下頭，裝着擦汗，擦了擦。她心裏很難過，想起以前很多地方对不起黑妮。有一回婆母逼着黑妮給公公上大鞋，黑妮不會，婆母發脾氣，自己不光不解勸，還在背地嘀咕她，現在自己趕不上別人，黑妮過來幫助摘，說寬心話，她越想越恨自己以前不該光顧在婆母跟前討好，給黑妮為難。最後拿定主意要向黑妮學習。

棉花摘到家裏，李大娘抓起看看，像絲窩一樣軟綿綿的，又白又乾淨，沒半點僵瓣。她高興得合不住嘴，暗想，這些閨女可真行，這樣好的花，拾掇時候準能省工，彈出來準定好紡，今年得多多收拾點哩！

蟋蟀“曲曲”亂叫，弓弦樣的月亮掛在西南方，村裏的廣播響了，要開羣眾大會。不大工夫，會場上人就滿了，村主